

广播 电视 研究 丛 书

视 听 交 流

中国视听研究中心 主编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广播 电视 研究 丛 书 之 一

视 听 交 流

中国视听研究中心 主编

1745168

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87 · 北京

责任编辑：韩智东
封面设计：刘晓非
插 图：曹万伯

J805

ZSY

422026-1

236

视 听 交 流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7 $\frac{5}{8}$ 字数：172,000

1987年1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4,000 册

统一书号：8061·2896 定 价：1.50元

《广播 电视 研究》丛书编委会

主编：姜宇辉 王 非

编委：（按姓氏笔划）

丁 浪 王 非

刘 峤 姜宇辉

张均杰

Audio Visual Communication

Editor: Jiang Yuhui Wang Fei

Editorial Board: Ding Lang Liu Qiao

Wang Fei Zhang Junjie

Jiang Yuhui

目 录

- 编者献词 本刊编辑部 (1)
民族灵魂大动荡的纪念碑
——看电视剧和读小说《四世同堂》的札记 蓝 翱 (3)
谈谈电视的特性 姜宇辉 (18)
新技术革命对广播电视业的影响 王 非 (24)
- 谢雨辰的心路历程** 颜 莲 (36)
夜行货车 (故事梗概)
..... 原作: 陈映真 编导: 谢雨辰 (41)
宗毓华: 美国电视新闻界的巨星
——N B C 全国新闻联播主持人 云 山 (43)
心儿在歌唱
——双目失明的女高音歌唱家周琪华 刘 峤 (49)
苏联进行曲之王 碧 芳 (52)
台湾的“纯情玉女”林青霞 言 人 (55)
故乡演唱 终偿夙愿 罗文喜极而泣!
..... 迎 风 (57)
当歌星 难于上青天 辛酸处 哪堪与人言
..... 许 伟 (60)
从两次观众调查看我国视听传播的发展前景
..... 王幸村 (63)
电视剧开始起飞 令观众忧喜参半 杨 东 (75)

电视节目制作讲座

——E N G 方式回答 李平云 (78)

影视画面编辑知识

——蒙太奇浅释 任 远 (84)

啼笑因缘 (电视连续剧) 编剧: 曹硕龙 (97)

编 者 献 词

本刊编辑部

新技术革命的浪潮，正汹涌地冲刷着我们的时代，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精神意识。人们从未有过象今天这样觉察到信息的重要性。交流信息，已成为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生存必需。

电视以其独特的、能同时传播声音和图象信息的优势，较之其它传播媒介，更加逼真深入地再现沸腾生活的底蕴，立体鲜活地映照炽盛时代的风貌。看电视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，是获得信息了解世界的重要手段。

我们知道，通过电视纵览世界是广大电视观众的渴求；我们力图，通过本书沟通观众对视听界的了解。丛书将反映出电视在表现多样化的客观世界时所独具的综合性：既有专业理论工作者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，也有对视听圈内部情况的介绍。她向您传播国内外广播电视界的最新信息，为您架起通向视听界的桥梁。

《视听交流》是一块新开垦的土地。作为中国视听研究中心编辑的一本大型广播电视研究丛书，她将始终保持严肃而认真的学风。在展示视听发展的激越昂扬的主弦律的同时，她也向读者提供轻快明丽的伴奏，力图做到文风活泼洒脱。我们衷心希望，这本小书，能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，能使广播电视工作者及亿万电

视观众从中得到有益的信息，以加深对方兴未艾的视听事业的了解。

一九八六年

民族灵魂大动荡的纪念碑

——看电视剧和读小说《四世同堂》的札记

蓝 钮

从被冷落到爆冷门

1937年“七·七”芦沟桥的炮声，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，也是中华民族全面奋起反抗、浴血斗争的开始。经过八年之久的血与火的考验，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，全世界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。为了纪念这一世界历史大转变的胜利，北京电视台播出了根据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改编的28集电视连续剧。这是很有意义的，也可以说是一项有地方特点的纪念，因为北平（京）素称“文化古都”，在这次民族解放战争中首先沦陷。在这八年的大动荡中，北平（京）究竟是什么样子？老舍先生的这部作品，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它的全过程，通过这个局部，描绘了民族灵魂的大动荡。

几十年来，反映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不少，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群众的欢迎，各自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。但是仅就今年纪念性的艺术活动来说，电视剧《四世同堂》的出现，可以说是爆出了“冷门”，没有其他任何艺术活动，能够同它争取到同样多的观众的欢迎。这恐怕是大大超出了这部电视剧的艺术家们预料的，也是出乎许多文艺工作者意料之外的。

然而，《四世同堂》，作为老舍先生所著小说中篇幅最长的一

部著作，也是他惨淡经营的时间最长的一部精心之作（1944年至1949年），从它诞生以来的四十年间，在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，不能不说受到了相当冷遇的。且不说他解放以后的名作《龙须沟》、《茶馆》、《正红旗下》，就在解放前所写的小说中，对《骆驼祥子》、《我这一辈子》等的重视与评价，也是超过了《四世同堂》的。甚至连老舍本人，在解放初带着思想上的疑虑和矛盾，也没有把其中的第三部《饥荒》全部发表，直至“文化大革命”而“迷失原稿”。如果不是现在从英译缩写本找回了最后的十三段（较以前的每段大为简略），岂不又造成了《红楼梦》式的“断尾巴蜻蜓”的憾事！（从《红楼梦》以来直到现在，不是有人很热衷于续书吗？谁有本领，不妨按照老舍先生的提纲和较简单的故事概略续写或补写一下看，能写出半段有“老舍味”的文字才怪呢。）历史造成的思想认识的偏见和思维方法的缺陷，破坏了作品的“完璧”，以致认璧为璞，冷落在“青埂峰下”。而由它改编的电视剧《四世同堂》，却从被冷落爆了“冷门”，变成了“热门”。（老舍先生泉下有灵，当以笑慰！）这不是可以从中思索出文艺上的一些道理吗？

作为一个电视观众，我从来没有因看某个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，从而引起去看没看过的或重看已看过的原著的兴趣。这次看《四世同堂》却属于例外，不仅看屏幕的演出，还有剧本，还重看了两遍小说，而且是对照着看，越看越有兴趣，看出点味儿来。

我第一次读老舍的《四世同堂》的单行本《惶惑》和《偷生》，是在建国前学社会科学时，业余爱好文艺，及至读《小说》杂志上的连载《饥荒》，已经转学文学专业了。我是属于《四世同堂》中小顺子那一代人物，经过了抗日战争的八年苦难，从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下捡回了一条小命，读着小说中的故事，沦陷区日伪的暴行和人民的苦难，仍历历在目如昨日事。遗憾的是没有看到全书“大团圆”式的结尾，传统的欣赏习惯没得到满足，不知道小羊圈的民众在日本投降后感受如何，那些卖国求荣的汉奸有什么下场？

不过当时我也在想，即使老舍写了北平人民抗战胜利后的喜悦，那也只是短时的空欢喜，紧接着是新的灾难的来临。因为，随着“接收大员”的暴发，待解放区人民又落入了水深火热之中，象《茶馆》结尾那样，这比对抗战时的记忆更清楚。且不说政治上的压迫，就以“金圆券”之贬值为例，不是比日伪时强迫以法币换伪钞有过之而无不及吗？但是，不管如何，总觉得读这部书不如读抗日英雄如何扒铁路、炸碉堡、捉汉奸的故事过瘾，这大概也是当时如我辈之共同的欣赏心理，是偏重以题材的性质判断作品价值的评论所造成的。

现在读了《四世同堂》的“全璧”（不妨暂且如此说），才惊奇老舍对历史的洞达。正当小羊圈的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时候，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小羊圈里，槐树叶儿拂拂地在摇曳，起风了。”说是象征也好，寓意也好，就是不让读者满足于片时的痛快。祁老人说：“得好好庆祝庆祝。”他的长孙瑞宣回答得很妙：“等您庆九十大寿的时候，比这还得热闹呢。”真正等到比这还热闹的时候，中国的历史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。老舍是认清了这历史的曙光的，虽然他当时在美国。老舍最初也许是企图侧重从北平一般市民的心理变化，来写抗日战争的全过程，为这苦难的历史留下一件纪念品。但是，当他的这部巨著全部呈现在读者面前以后，并不难发现，他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题材，通过曾经作过几百年“帝王之都”的市民群的心理的沉浮和积淀，写出了民族心理的变迁史，其历史的深度、广度和厚度，远远超出了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阶段。这部作品的味儿正在此。电视剧《四世同堂》正是从“北京味儿”的表层，向着这个“民族味儿”的深层探测的。因此，在一集接着一集的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，虽然没有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斗场面，没有传奇性的惊险情节，都是沦陷区最普通最常见的生活，可是，那屏幕却像透视镜一样，能把人的灵魂中最细微的地方都清晰的照射出来。观众由内向外地逐渐认清了每一个人；认清了人与人之间，在那种环境下，为什么会产生

如此微妙的关系；认清了国家、民族之间的较量，归根到底还是人心的较量。我们的国家没有被灭亡，民族没有被灭亡，人民没有被灭亡，就是靠的深藏在心底的民族之魂，而被历史消灭的只是那些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。《四世同堂》是靠民族灵魂的闪光，来照亮民族灵魂觉醒之路的纪念碑。当“以拳报国”、“以脚报国”、“以刀剑报国”等所谓表现“爱国主义”的打斗片，把人们的欣赏情绪给踢打一阵之后，一看电视剧《四世同堂》，哪怕自己没有那样的经历，也会感到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，最深沉的爱国主义，最悲壮的爱国主义；这才是真正的“万里长城永不倒”。

北京味儿·民族传统

在评论老舍的作品的时候，通常把那潜隐在作品深处的机智、风趣的幽默感和风俗画般的生活描绘，称为“北京味儿”，作为他的风格的重要特征。在评论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表演老舍的作品所取得的成功的时候，也往往称之为“北京味儿十足”，“演绝了”。现在，对电视剧《四世同堂》所取得的成功，普遍的赞扬声也是如此。如果暂且撇开作家本身的因素，所谓“北京味儿”，实在是北京市民群众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一种生活情调、风俗习惯、心理状态、语言格调、精神风貌等，而这一切又都同中国的文化传统、历史传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而且，这个所谓“北京味儿”，还是一个历史的范畴，今天只在“老北京”的身上还保留着它的“流风余韵”，在更多的来自五湖四海的“新北京”身上，在一些“老北京”的后代身上，原来意义上的“北京味儿”越来越少，或者说是在继承原来“北京味儿”的美好部分的基础上，逐渐形成范围更加广阔深厚的社会主义时代的首都风貌。现在很多反映首都人民群众生活的优秀文艺作品，有各种各样的风格，但大部分都不能再称之为“北京味”了。因此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，所谓“北京味儿”，实在是连续地作了几百年的帝王之都的北京的市民群众，以特殊的形态所表现出的民族传统。

在中国，曾经作过帝王之都的古城，不止北京一处，西京长安，东都洛阳，汴梁（开封），金陵（南京），都是著名的古都。但是，这些地方都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一直保留至今的“京味儿”，或者说各自曾经有过比较明显的雏型，如唐朝的长安，北宋的汴梁等。由于后来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转移，年代久远，其不甚稳定的“京味儿”雏型早已风流云散，或者只作为历史的遗痕保留在文物或文艺作品中。所以后来的研究者，都把它们放到当时全国文明程度的范围去评价，很少称之为“京味儿”，如大部分产生于唐代长安的传奇小说、北宋汴梁的话本等，就是产生在已经成为元代京城的大都（北京）的关汉卿的杂剧，也没人称之为“京味儿十足”。北京城市生活的“北京味儿”的形成，是从元朝定都以后，历经明、清，七八百年之间逐渐发展衍变的结果。明、清以来的很多笔记杂录、诗文绘画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京城生活方式中的“京味儿”特征。特别是到了清代，这种“京味儿”，又是满汉两个民族的文化形态、风俗习惯、心理特征的相互影响，相互融合。虽然由于民族的偏见和政治特权的支持，“泾渭分明”的界限不容混淆，但是，在生活习惯和精神状态的领域里，却共同以天子脚下的“北京味儿”自慰和自豪。而这七八百年，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，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，到清朝的中后期，强大的封建王朝已走向腐朽不堪，旧的民主革命的历史狂潮一浪高过一浪，最后终于将封建王朝埋葬。尔后虽经过封建残余的反复，但顺应历史潮流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民主革命，却指出了中国真正的光明前途。牵动历史变动的事件彼伏此起，连绵不断，而作为京都的北京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的地位，却始终是“稳如泰山”。这就不能不对“北京味儿”的形成、发展产生重大的思想心理影响。到了三十年代，政治中心已迁往南京，而北京仍是文化中心，“北京味儿”并没有根本的动摇。而京剧和文化上的所谓“京派”、“海派”之争，从“京派”的角度看，则是要保留“十足的北京味儿”。所以，“北京味儿”不只是某一作家或

流派的风格特点，它同时还是一种传统，是作为生活中的“北京味儿”在文艺上的个性显现。

在清朝初期，由长期居住在南京的吴敬梓写出的讽刺小说杰作《儒林外史》，从风格特点上很难称之为“南京味儿”，而由南京迁北京长期定居的曹雪芹写的人情小说杰作《红楼梦》，尽管表面上笼罩着“秦淮旧梦”的迷障，但却是“十足的北京味儿”。后来同他唱对台戏的文康的小说《儿女英雄传》，仅就其所反映的生活情调来说，也是“十足的北京味儿”。如果把这看成一种“北京味儿”文艺的端倪，那么，再加上与此前后逐渐出现的京剧、相声、京韵大鼓、单弦、评书，等等，就形成了一种“北京味儿”的文艺传统。而这种生活传统，又是历史久远的中国民族文化传统，在几百年稳定的作为帝王之都的京畿之民生活中的独特表现。如果没有这种独特的历史条件，“北京味儿”的生活传统和文化传统就不会沉积得那么深，那么厚。随着宋朝的皇帝从汴梁逃亡到临安（杭州）的京城小市民说过一句很有意味的话：“若要富，跟着行在卖酒醋。”那么，“行在”一不再存在，酒醋也就变味了，再沉积不成传统。北京不是“行在”，而是名副其实京城，所以，连它的酒醋味也是陈而且醇的，更不用说其他方面的老“北京味儿”了。

老舍是在“北京味儿”的生活中长大的，可是他并没有尝到“北京味儿”的好处，而是体验了它的酸甜苦辣。从他上一代到他这一代，正是北京处于风云变幻苦难重重的时代，普通的市民群众的生活，总是在表面平静的背后，充满着血和泪，惶惑、忧虑和不安。老舍对此感之深，痛之切，所以解放前他笔下的北京市民的生活，共同的是缺乏亮色。这固然同老舍的思想认识有关，但更重要的这是历史的特征。生活的样子就是如此。他解放以后写的一系列名著，虽然也充满了血和泪，也是悲剧，有的有强烈的悲剧色彩，但却亮起来了。老舍笔下的“北京味儿”，是从内到外的自然流露，从他对生活的感受到感受的方式，都充满着那种韵味，这使模仿者学不来，从表面上以客观者的身份捕捉“北京味

儿”的作者也学不象。老舍之所以为老舍，就在于他的作品中醇正的“北京味儿”。如果说以故宫为中心，以城内近景和城郊远景为辅助，构成了北京古迹名胜的分布群，那么，以《四世同堂》为中心，以《我这一辈子》、《骆驼祥子》以及《龙须沟》、《方珍珠》、《茶馆》、《正红旗下》等为辅助，构成了立体的“北京味儿”的文学建筑群。老舍正是这建筑群的伟大建筑师。在这一意义上说，他是空前的，也是绝后的，时代使然，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，那种“北京味儿”已经向着多种方向分解变化了。老舍的终年是悲剧，但从文艺反映北京历史变迁的使命看，他是生逢其时，成为大家，而且只此一大家。正因为他是大家，树大招风，毁灭文化的恶魔才惨无人道地向他开刀。

老舍先生作古了，然而他留下的“北京味儿”的文艺建筑群，丰富了文艺的民族传统，将永远存在下去。电视剧《四世同堂》一同观众见面，就能够象根据老舍的其他作品的改编演出和直接演出一样，让人们从“北京味儿”的表层感受，逐渐沉醉到民族味儿的底蕴，承认它是体现了老舍味的艺术群的新建筑，证明了观众对于真正成功的艺术品是有高度的感受力和欣赏力的。有的电视剧未成之前和上映之时，都作了不少鼓吹，结果反映平平。《四世同堂》事先造的舆论很少，但播出后能吸引住观众迫不及待的看下去，真是“老天不负有心人”。功夫在艺内，而不是在艺外，信不信由你。时髦的眼饰可以一日三变，兔儿爷几百年一个老模样，照样产生魅力，关键在于它既能适应群众不断发展的欣赏能力，又能在群众中造成相对稳定的兴趣。这是很能够启示艺术创造的。艺术的创造和欣赏如果象时装那样的变幻不定，过眼烟云，那就难以使艺术的民族传统有新的发展与积累。艺术的发展可不象祁老太爷的最高理想“四世同堂”，而是要千秋万代的延续香烟，可不要小看《四世同堂》开头里兔儿爷调动观众情绪的作用。如果没有健康的传统的欣赏趣味，“北京味儿”也白搭。群众的欣赏习惯并没有变得不可捉摸，电视剧《四世同堂》的受到欢迎和老

舍这部作品近来的被争相传阅，而且彼此互相影响，就是最有力的证明。

筛选灵魂的地震

小说《四世同堂》开宗明义第一句话：“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，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。”这是理解这部作品和根据它改编的电视剧的历史内涵的钥匙。这句概括的表达了祁老太爷的思想心理状态的话，不只他一个人有，也不只是象他这样的北京人有，而是中国传统的理想的家庭伦理道德的体现。一个当家长的，能够把家庭维护发展到“四世同堂”的局面，就表明了他的成功，他的德高望重，就获得了一生最大的安慰与自豪，死而无憾了。祁老太爷在小羊圈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敬重，就是由于这个原因。当然，这种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还不是“四世同堂”，而是象旧时结婚通用的那副对联“百年好合，五世其昌”。百年之内，五世其昌，除非有特长的寿命和维持大家庭充分的物质基础外，一般是可望而不可及。尽管历代皇帝如何特恩嘉奖，这样的家庭也很少出现。何况有思想的人早就看出了封建社会的大家庭繁荣的相对暂短性，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”，下一步将风流云散，各奔前程，不那么美妙了。所以，一般人就不再作“五世其昌”的美梦，求其实际，一般小康之家，在社会条件比较稳定的情况下，出现“四世同堂”的局面并不困难（当然其中还包含着明显的为“四世”而早婚的因素）。祁老太爷的思想心理，正是这种历史传统的延续。小羊圈的普通劳动者，也公认这是最美好的家庭——人丁兴旺，家道小康。

电视剧中祁家大门上的对联：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选得并不十分贴切，大概只有上联才能体现祁老太爷所创立的家风，下联顶多反映了第三代长孙瑞宣的性格的一个侧面。（当然，贴对联只是一种习俗，反映人们愿望吉祥之意，不像书中人物写诗词。解放初期我调北京工作时，对门烧饼果子豆浆铺的对联竟然也是

“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”。又不是经营药材，干吗川广云贵的想得那么远。可是，人家是刚经过“五反”的守法户，就不能根据对联判断他要想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“暴发”。）祁老太爷贫寒起家，吃过苦，受过累，见过八国联军的侵略，见过封建王朝的灭亡，见过军阀混战。这些都没给他留下积极的人生经验。他只确信自己的成功。他忠厚待人，以求晚年的安静，只要庆了八十整寿，“以后的事，他不愿去想”。他经历过复杂的历史动乱，但他却与社会历史脱离得越来越远，只要家有三月存粮和老咸菜，破缸顶门，任何动乱都会化凶为吉。至于如何化过来的，他可管不着。八国联军怎么着他了？皇帝没有了，他家还不是像小羊圈的大槐树那样兴旺起来？祁老太爷的想法正是天子脚下的“太平民”的典型，坐享太平而不想再为太平出力。这里包含着深刻的矛盾，远远落在历史的后面。而就其对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态度和思想方法看，同那种功成名就致仕还乡，训子弄孙颐养天年的上层人物，极有共同之点。传统文化道德的积极面和落后面是影响到不同阶级、阶层的，从而产生了共同性的民族心理惰性。（这种心理今天是否彻底消除了？在离休的退休的老干部和普通群众身上，是否会变相的起潜在的历史惯性作用？值得深思。从电视机上，仿佛看到就离那么近。）

祁老太爷是住在京城里边形成了这种思想观念的，住在郊外给祁家看坟的贫苦农民常二爷，也同样有京城“太平民”的思想心理，足见“北京味儿”的生活方式给人们的思想影响的普遍性和深刻性。作为小说家的老舍，对这种现象的观察和分析，可以说发前人所未道，比一些史学家的见解还要精彩。“北平虽然作了几百年的‘帝王之都’，它的四郊却没有受过多少好处。……一到打仗，北平的城门紧闭起来，城外的治安便差不多完全交给农民们自行维持，而农民们便把生死存亡都交给命运。他们，虽然有一辈子也不一定能进几次城的，可是在心理上都自居为北平人。（着重点为引者所加。）他们只受别人的欺侮，而不敢去损害别